

周
锐著 重庆出版社

口口事变



PP事变



周锐著

重庆出版社

1988年·重庆

责任编辑 杜虹
封面设计 谢学康
技术设计 聂丹英

周 锐 著
P P 事 变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25 插页2 字数80千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300

*

ISBN 7-5366-0822-5/I·163(儿)

定价: 1.6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有趣的童话集：两个小学生争乒乓球桌，差点引发一场国家级的军事冲突；哈踏儿傻得可笑，正是这傻气却使他成为发明家的好助手；5个明星金龙打得难分难解，到底谁真谁假？……在这些轻松幽默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蕴含了鲜明的当代意识以及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犀利解剖和深刻思考，令人回味无穷。

目 录

PP事变	1
系列理发膏	9
F星：十三月五十九日	19
霉气公司	32
明星和他的四个替身	35
电影在十年后开映	47
机器人坐火车	51
爸爸妈妈吵架俱乐部	55
舞蹈型地震	66
九重天	72
发明家和阴谋家	89
电子琴密码	100
挤呀挤	112
关节炎气象站	120
阿喻在半公斤五百克联邦 共和国	133
显微镜	147
医生阿喻和病人阿喻	156

PP事变

〔惊奇社×月×日电〕 今晨8时30分，在J国军方于北冰洋进行举世关注的大规模海空联合演习的同时，J国本土发生了一场突发的事变。这一事变虽然几乎是非政治性的，但双方均有坚强后盾，直接和间接参与者遍及各界——上至名流显宦、下至贩夫走卒；牵涉面既广、震动力尤烈。国际红十字会迅速组织了人力物力，准备即飞J国实施人道主义救援，临起飞时才取消了计划，因为得悉事变各方暂时尚无伤亡。但联合国安理会已将此列为今年世界重大事件之一。由于它是从打乒乓球引起的，所以取“乒乓”（ping pang）二字的第一个字母，称为“PP事变”。记者经实地采访，特详细报道如下。

事变现场为某学校的乒乓室。

事变发起者为甲班学生R和乙班学生L。

甲班和乙班位于乒乓室的东西两侧，它们与乒乓室的距离各为十五米左右。

第一节课上完最后一分钟，铃响了——这铃相当于田径裁判的发令枪，因为在这一刹那间，学生R和学生L同时从各自的教室里射了出来。

两三秒钟后，他们共同占领了乒乓室。乒乓桌旁的小柜里放着拍子和球。他们一个抢到了拍子，一个抢到了球。这时，他们各自班上的球迷同学们也跟着赶来了。

学生R便对学生L道：“我们先来，让我们先打。”

学生L便对学生R道：“我们先来，让我们先打。”

学生R晃晃拍子：“这个在我们手里了，你们要打，用巴掌打吧。”

学生L抛几下球：“这个在我们手里了，你们要打，打空气去吧。”

于是争起来，闹起来。有人拆掉了球网，有人干脆一屁股坐到球桌上。他们互相嚷着：“我们打不成，你们也别想打！”……

但学生R和学生L都是极要强的小男子汉，他们坚信自己必能“笑到最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定了主意，又像两股旋风般卷出了校门，转眼

间进了附近的电话局，双双拿起了话筒。

R找他爸爸。他很快拨通了海军司令部。

“司令部吗？”R的口气很老练，让L知道他是经常跟这些高级机关打交道的。

“是的。”对方回答得既严肃又客气，“我是值班参谋。您有什么情况？”

“嗯，情况嘛，很紧急。我是小R。我爸爸在吗？”

对方想了一会儿。“噢，您爸爸就是司令部炊事房的R中士吧？”

“对啦。”

“对不起，R中士参加北冰洋海空演习去了。既然您有急事，我可以通过军事电台负责转告。”

“那就谢谢啦。”于是学生R便把乒乓室的局势匆匆描述一遍，希望能得到父亲的救援，现代战争容不得瞬间的延误！J国军队拥有第一流的通讯设备。小R的话音立刻被输入转换式自动发报机，密码电波经过军事通讯卫星的中转，准确无误地绕过南半球，被远在北冰洋的破冰式航空母舰及时接收了。

R中士收到电报，心如火燎，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快步走向司令的舱室。

“司令官阁下，您中午还想吃肥肉吗？”

海军司令被炊事兵问得愣住了：“您怎么啦？您明明知道，一顿没有肥肉，我就要跳海的！”

“可是，如果您对我儿子的灾难、也就是我的灾难不闻不问的话——”

“决不会！”司令连忙表态，他很清楚掌握着肥肉的R中士会怎样干，因此对这种威胁只能屈服。

最高级决策会议立即召开。除了所有的海军将领，参加演习的空军方面也应邀出席。

“诸位，我们先把形势分析一下。”海军司令习惯地拉开壁上的帷幕，露出大幅的军事地图。“从地理位置上看——”司令伸出指头去找那个发生冲突的学校，但没找到，这样他就没法分析下去，也就没法布置行动了。

“要不是这场演习，我可以亲自去侦察一下。”侦察机大队长表示遗憾。

“要不是演习，我可以把我的两个伞兵旅空投到那个地区。”说这话的是伞兵师长。

这些话提醒了海军司令：“是的，要进行预定的演习，我们没有多余的力量。不过，又不能得罪R中士。”他艰难地思索着，但毕竟是军事家，只用了点着一支烟的工夫便作出决定——去和国内的一个老部下联系，此人现任国家保安

局局长。

保安局局长从微波传真机上取下老上级的亲笔信，心中颇觉为难。因为他刚接受了来自冲突另一方的请求。

原来，在R中士向司令官有效地施行“肉讹诈”的同时，L夫人也在频繁地活动。她是个能量极大、脾气也极大的女士。从电话里听到儿子的报告，L夫人很恼怒：“哼，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儿子，也许不值得我如此操心；可是我只有这么个宝贝疙瘩，我决不让他有一点不痛快！”

L夫人便费力地从床底下拖出她的卡片箱。形形色色的人名卡片摊满了一床。她知道保安局局长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只要他答应帮忙，儿子一定能占到上风；但可惜她不认识这位局长。她并不气馁，她挑选、排列着那些卡片，像玩扑克牌“接龙”似的，终于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关系传送带。

L夫人先打电话找一位银行家太太，她和她每逢周末在俱乐部一起打牌，是“牌友”。*

然后，银行家太太受托去找一个驯狮女郎，她和她因患肾炎住过同一个病房，是“病友”。

马戏团女演员再去找一个退休的拍卖行职员，他们在练习中国式体操——太极拳时认识，

所以可以说是“拳友”。

老拍卖员也喜欢钓鱼，所以他还有个“钓友”，一位牙医师兼诗人。

牙医师曾在去咖啡馆喝早茶时遇上了爱在那儿思考问题的国家保安局局长，他们谈得很投机，于是天天在咖啡馆碰头，成了“咖啡友”。

所以，保安局局长在听到这位咖啡友的求援后，很爽快地作了允诺。但现在他有些后悔。踌躇再三，他决定对两面都尽到人情。

保安局局长揪了揪桌上的一个绿色按钮。

魁梧剽悍的防暴科科长应声而入。

“你去配合学生R攻占球桌！”局长命令道。

“明白！”

防暴科科长刚出门，局长又揪黑色按钮。

这回进来的是反间谍科科长，他长得短小精干。

局长又命令：你去配合学生L……”

“明白！”

转眼间五十名防暴警察和五十名特工人员分别准备完毕，他们精神抖擞地跨上各自的摩托车，一齐发动了引擎——

这时，学生R和学生L正在电话机旁挺有把握地等候着回音，忽然他们的两伙球迷同学闯进

电话局，大喊着：“铃响了！铃响了！”

R和L一时糊涂了：“什么铃？”

“咳，上课铃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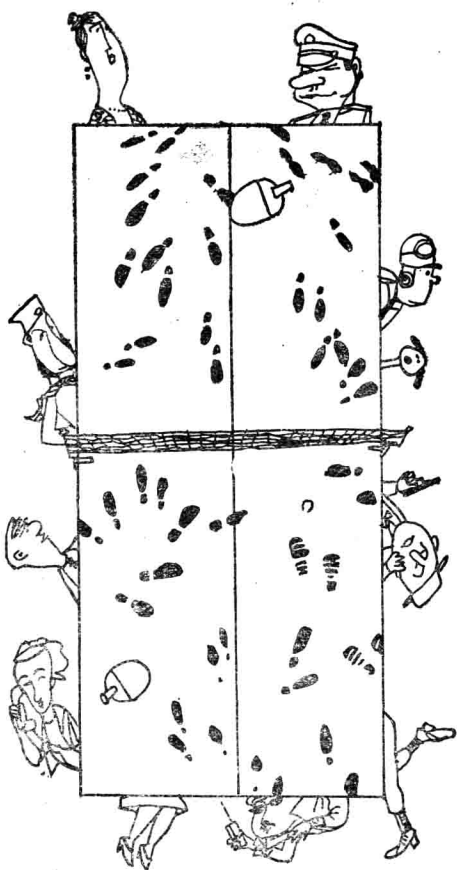
真是的，课间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呀。

R和L赶忙又向各自的家长打招呼：别管乒乓桌的事了。

于是R中士再去通知海军司令，海军司令再告诉保安局局长。另一边呢，又顺着牌友——病友——拳友——钓友——咖啡友的渠道，把这信息重新传递过去。保安局局长得到双方的免战通知，这才松一口气，叫两位科长结束各自还没开始的行动。

五十名防暴警察和五十名特工人员关熄了摩托车引擎。

R和L回教室上课去了。PP事变暂时获得和平解决——可只是“暂时”，何时再起风波，记者将继续报道。



系列理发膏

——发明家和他的傻瓜助手的故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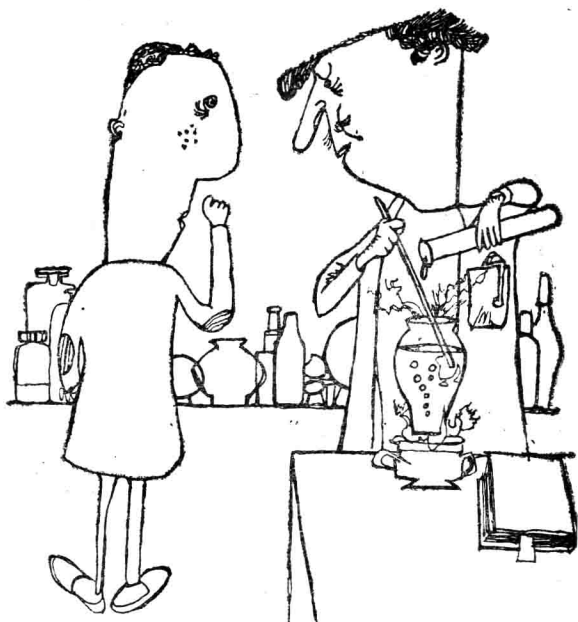
“我说，哈踏儿，”发明家龙格先生吩咐他的傻瓜助手，“咱们的煤油炉已经点不起来了，得换一盘新的炉芯，你去——”

“可是先生，”哈踏儿立即大声问道，“请告诉我，什么是炉芯？”

对一个傻瓜总得耐心些，于是龙格先生解释说：“炉芯装在炉子里，为了点着它煮东西，咱们就用一个小转轮使它不断往上冒，就像咱们的头发冒出咱们的脑袋——”

“可是，”哈踏儿又打断龙格先生，“咱们的头发不能点着了煮东西吧？”

龙格先生再一次运用耐心：“对极了，一般来说咱们不用头发煮东西，你想，那么重的铁锅顶在头上，煮一点面条什么的还凑合，要是嫩鸡



嫩鸭，脖子可受不了。不过还是谈炉芯吧，由于这玩艺儿越来越短——”

“可是咱们的头发倒是越来越长呢。”

“我要发火啦。”终于，龙格先生这样宣布道，“我对你说，哈踏儿，我要发火啦！我可不能没完没了地听你说废话——”

“为什么是废话呢？”哈踏儿不明白。

龙格只得再来解释：“喏，你瞧，你的‘头发越来越长’的议论，完全是多余的，如果头发也

越来越短，那理发师们可就要——”

“慢！”这一次是发明家自己打断了自己，他的两眼闪闪发光，他又开始一项新的发明：

“……好极了，让我来研制一种理发膏，抹一点在头发上，头发就会自己短下去！哈，把它提供给理发师们，可比推子、剪子什么的省事儿多啦。”想到这儿，龙格先生对他的傻瓜助手深深鞠了一躬。

哈踏儿问：“您这是做体操吗？”

“不，亲爱的哈踏儿，这是谢谢呀。”

2

很快的，龙格先生研制出了第一瓶理发膏。

“这是样品”他把瓶子交给哈踏儿，“你把它送到‘噉里咔嚓理发店’，让他们试用一下。”

哈踏儿答应一声，拿着瓶子跑掉了。可是只过了没一会儿，哈踏儿又回来了，并且带来一个怒气冲冲的人。

“我要你们赔偿损失！”那人吼道。

准是哈踏儿冒冒失失又闯了祸，龙格先生只得陪着笑问道：“对不起，我的助手弄坏您的什么东西啦？是眼镜儿？还是挂表？”

“不是这些，”那人说，“是我身上长出来的东西。”

“那，请您张开嘴。”

那人把嘴张大。

“闭上吧，您的牙齿很齐全。”龙格又摸摸那人的鼻子，“鼻子也不像刚掉下来过。究竟要我们赔您什么呢？”

“头发！赔我的头发！”

奇怪，这人的头发不长不短、不密不稀、结实实地长在他的头皮上，为什么要“赔”呢？……

原来，哈踏儿出门以后，心里想着：“干嘛非要去理发店呢？马路上人很多，随便找一个合适的，在他脑袋上试试吧。”

哈踏儿很快便发现了目标：有个壮汉在前面走，一头乱蓬蓬的长发直披到肩上。

“先生！”哈踏儿赶上去，“让我给您抹抹这个吧。”

壮汉瞅瞅哈踏儿手里的瓶子：“什么呀？发蜡还是美容霜？不抹白不抹，来吧！”

哈踏儿用指头蘸了点理发膏，刚给壮汉抹了一抹，“唰”，他那齐肩的长发立刻短去五六寸！喜得哈踏儿直拍手。

壮汉先还不觉得，等到用手一摸，不禁大发